

[法] 巴尔扎克  
著

# 风月趣谈

大文豪巴尔扎克  
最放肆的风月小说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equip.com.cn>

*Contes drôlatiques*

# 风月趣谈

[法] 巴尔扎克 著  
袁俊生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月趣谈 / (法) 巴尔扎克 (Balzac,H.) 著；袁俊生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624-6919-3

I . ①风… II . ①巴… ②袁… III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现代 IV .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93713号

**风月趣谈**

(法) 巴尔扎克 (Balzac,H.) 著

袁俊生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李文卫 版式设计:龙珊珊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刷: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mailto: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70千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919-3 定价:39.80元

---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 目录

### 第一卷

谨告读者

前 言/5

美人安蓓丽娅/8

轻 罪/22

国王的心上人/54

魔鬼的继承人/67

陆军统帅夫人/83

蒂卢兹少女/97

结拜兄弟/104

阿泽勒里多的本堂神甫/118

斥 责/126

尾 声/135





## 第二卷

前　言/138

三位见习诉讼师/143

弗朗索瓦一世禁欲记/155

普瓦西修女们的趣话/161

阿泽城堡是如何建造的/174

假交际花/188

不谙情事的危险/199

勾魂摄魄之夜的高昂代价/208

快活的默东神甫的布道词/218

女恶魔/232

尾　声/273





## 第三卷

前 言/276

忠贞不渝的爱情/281

记不得那玩意的大法官/297

声名显赫的杜伯奈修道院长阿马多尔神甫的故事/307

懊悔的蓓特/323

波蒂雍美人如何难倒法官/350

幸运总是与女人如影相随/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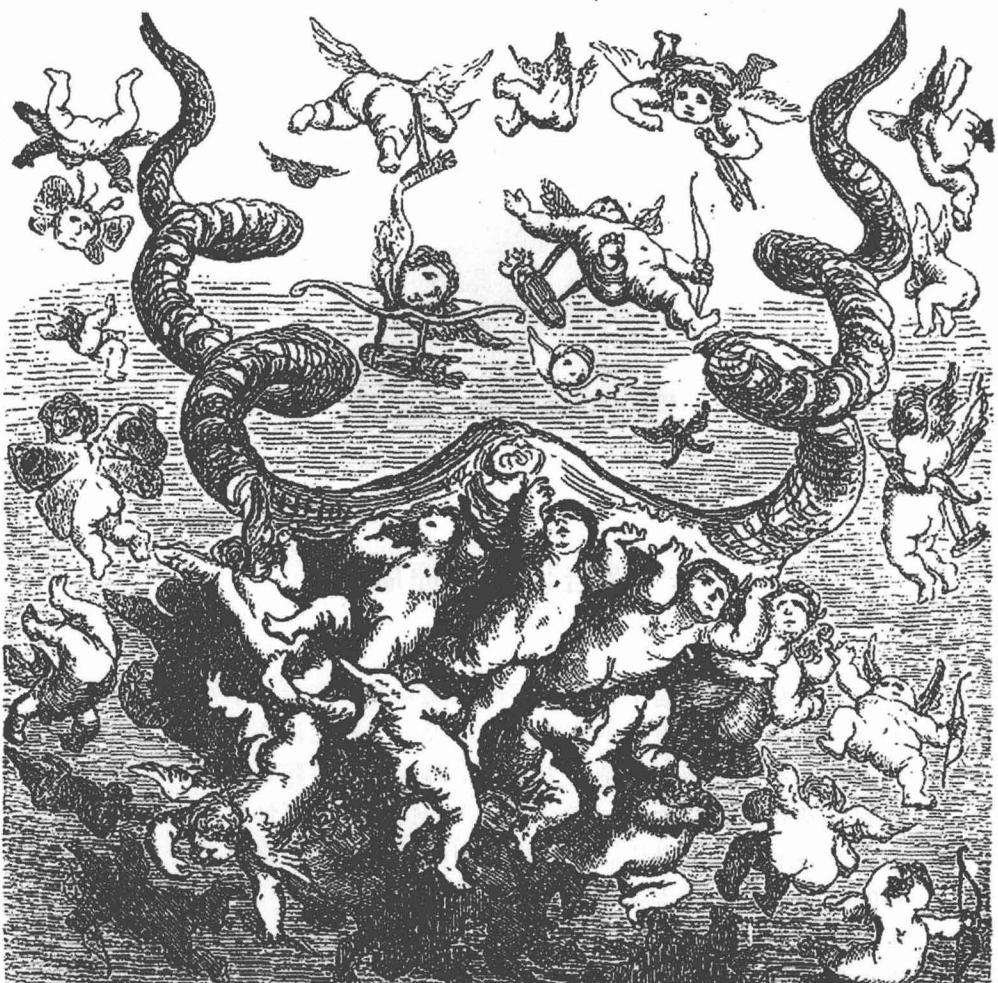
一个名叫“老溜达”的可怜虫/371

美人安蓓丽娅婚嫁记/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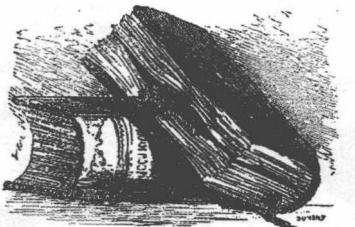
尾 声/396

译后记/398





# 第一卷



## 谨告读者（原版）

其实从艺术品这个词的各层面词义来看，倘若本书不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出版者也绝不会贸然去出版，尽管此词在当前也许用得有点滥。不过出版者还是认为，真正阅读《风月趣谈》的严肃的批判家以及有修养的读者，肯定对前人的优秀作品记忆犹新，正是在前人的启发下，本书作者才作出大胆的尝试，不但毫不遮掩自己鲁莽的举动，而且早已预测到由此引发的各种风险。

任何珍爱文学的人都不会厌弃纳瓦尔王后、薄伽丘、拉伯雷、阿里奥斯托、韦维尔以及拉封丹<sup>①</sup>，他们是当代出类拔萃的天才，几乎每个人都是莫里哀，只不过作品没有搬上舞台罢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虽然并未刻画某种激情，但还是用浓重的笔墨去描绘他们那个时代。因此，我们距离各种文学的死期越近，就越能感受这些古代作品的价值，这些作品散发着纯真朴实、朝气蓬勃的清香，带着滑稽可笑的精气神，而我们的戏剧最缺的就是

---

<sup>①</sup> 纳瓦尔王后（1492—1549），即玛格丽特·德·纳瓦尔，是16世纪上半叶影响法国外交的重要人物，她酷爱文学，著有《七日谈》；路易·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长篇传奇叙事诗《疯狂的罗兰》是他的代表作；德·韦维尔（1556—1626），法国作家，晚年追随法王亨利三世，《发迹的手段》是其最著名的巨作。

这种精气神，这些作品言辞激烈，笔触犀利，直言不讳，如今没有人敢如此大胆地描述。

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向叙事者表达敬意，叙事者并非不想继承祖先的丰厚遗产，但只是想探索这条人生的道路，许多才华横溢的精英似乎把这条道路堵死了，如今在我们的语言已失去纯朴精神的局面下，要想再在这条道路上获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拉封丹能用让-雅克·卢梭的文体写出《多情的风尘女》吗？出版者借用作者的这个看法，来证明本故事采用过时的方言是有理由的：除了在写作过程中碰到的重重困难之外，还要加上文体不讨人喜欢的困扰。

拜伦爵士常常抱怨英国人言不由衷，其实在法国也有许多人染上这种陋习。这些人听到大胆明快的话语时就会脸红，而恰好是这些话过去曾逗得公主和国王哈哈大笑，他们对我们古代的风貌特征不再抱任何希望，甚至想说服世界上最快乐、最幽默的民族要笑得庄重得体，笑的时候要以扇掩面，他们也不动脑筋想想，笑就是一个光屁股的孩童，一个惯于玩耍教皇的三重冕、佩剑及王冠，而不知危险的孩童。

鉴于当前流行的风俗，《风月趣谈》的作者只好凭借自己的才华去博得众人的宽恕。他担心这期间又出现变数，只答应先交出第一卷的10篇故事，但我们相信公众，也相信作者，既不担心书的内容，也不害怕责备，希望能很快出版第二卷的10篇故事。

德拉克洛瓦、德韦里亚、奇纳瓦<sup>①</sup>那一代画家以及致力于中世纪艺术的艺术家们得到沙龙的鼓励，并不断进行新的尝试，那么对文学方面的尝试百般责备是不是太轻率了呢？倘若人们能够接受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彩绘玻璃、家具及雕刻，那么就应禁止快乐的叙事以及滑稽的韵文故事吗？

这个不在意展示自己裸体的缪斯在给人灵感的初期大概需要热情的呵护，需要善意的支持，那些情趣高雅、品德高尚的人一定会呵护并支持我们。

---

<sup>①</sup> 德韦里亚（1805—1865），法国浪漫派画家，擅长画法国历史画卷；克洛德·埃梅·奇纳瓦（1798—1838），法国装饰画家及素描画家，在1830年期间将文艺复兴风格引入家具制造业。

出版者应将上文通告给所有人。至于作者本人的保留意见，读者可见于此书之中。

1832年3月出版者





## 前　言

这是一本趣味高雅的消遣读物，特意为知名的痛风病患者以及尊贵的酒徒加了重口味的作料，我们都兰省<sup>①</sup>永远受人尊敬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当年也曾为这些人写过东西。作者并非自命不凡，只想做一个好都兰人，为生活在这片可爱富饶之地的民众增添点乐趣，除此之外并无其他非分之想。这个人杰地灵的地区不但盛产被扣上绿帽子的丈夫、缺心眼的傻瓜以及喜欢讥讽嘲弄的人，而且名人辈出，其中包括不久前去世的库里埃<sup>②</sup>，他的杂文笔触辛辣；还有撰写《发迹的手段》的作者德·韦维尔以及其他知名人士，这其中我们并未列举笛卡尔的名字，因为这位体弱多病的天才更喜欢空想，而不喜欢美酒和甜点，因此图尔城的糕点师和烤肉师都很讨厌他，瞧不起他，甚至根本不想提起他，要是有人在他们面前提到他的名字，他们会问：“他是哪儿的人？”因此，本书不过是把老修士们谈笑之间写的东西搜集起来，其中的零碎片段已佚失在民间，比如散落在格兰底埃-圣西尔、萨歇-阿泽勒里德镇、马穆斯捷、韦尔兹、罗什-科尔邦等地，前辈

---

① 都兰省系法国古代的一个省份，首府为图尔，该省自15世纪末起就被誉为法国的大花园，中世纪时期，法国王室在这一地区建造了四座城堡，如今该地区已成为法国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② 保罗·路易·库里埃（1772—1825），法国杂文作家，常撰写抨击性杂文，且笔锋犀利，后遭人暗杀。

议事司铎及恪守妇道的女人将那些零散片段收藏在自己的书柜里，他们经历过从前的好时代，那时人们爽朗地开玩笑，即使在大笑之时从您的肋部笑出一匹马或小马驹，他们也不在意，而在当今的法国，年轻女子在嬉戏时还要摆出庄重的样子，这事倒和我们快乐的法国颇为相称，就像把油壶放在王后的头顶上。既然笑是上天唯独赐予人的天赋，既然在与公众自由接触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伤心落泪，这还不包括读书时随主人公一起哀叹悲戚，我以为要是能编出点笑话来发表，也算是爱国之举吧。如今烦恼似细雨绵绵，飘落而下，把人弄得浑身潮乎乎的，久而久之便让人感觉透心凉，并使我们的老传统渐渐消失殆尽，那时人们把在“公开场合下露屁股沟”当作一种大众娱乐。因此，那些无忧无虑的快乐份子任凭天主和国王去行使自己的权力，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想插手，只要心满意足，笑口常开就行了，这样的人还真不多见，而且会越来越少，因此我担心这种古老经书的精彩片段会惨遭哄声、玷污、戏弄、羞辱、责备，我对此根本就不在乎，因为对那些常拿我们高卢古代精华断章取义的人，我依然抱有敬意。

狂热的批判家、文人墨客、破坏别人意图及构思的恶人，你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笑得多开心呀，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笑声竟然从我们身上消失了，像灯盏里的油渐渐枯竭了。这意味着唯有天真无瑕、心地纯洁，人才能开怀大笑，否则您即使笑起来，也会歪着嘴、舔着唇、皱着眉，好像内心里隐藏着陋习和邪念似的。因此，请您把本书当成一幅组画或一尊雕像，一个艺术家不可能从组画里抽去某些形象的描绘，或者给雕像盖上几片树叶，要是这样做的话，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傻瓜，因为这些作品如同本书一样，并不是为修道院创作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违心地把手稿中那些太古老的词，或者新创的词都删去，这些词有可能会撕裂人的耳朵，灼伤人的眼睛，让人羞红了脸，撕碎待开苞的处女及偷情的贞洁女的嘴唇，因为不管怎么说，总还是要给那个时代的陋习留点情面，委婉的说法总比直白的字眼文雅得多！实际上，我们已经上了年纪，感觉慢悠悠地说些无聊的闲话比年轻时疾风暴雨式的疯狂更有味，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长久地去品味。因此，请您嘴下留情，别来诽

谤我，也请您最好在晚上，别在白天里阅读此书，尤其是别把此书交到处女手上，倘若还有处女的话，因为此书会让她们欲火中烧，要真是这样的话，这事可与我无关。但我对此书并不担心，因为它毕竟是浓缩某一高贵可爱之地的精华之作，况且那里所出产的一切都大获成功，忠诚的金羊毛骑士团、圣灵骑士团、嘉德骑士团、巴斯骑士团以及所有衍生于此地的高尚之物就是明证，正是借着它们的余晖，我写出此书。

“嘿，我的可爱的小家伙们，你们尽情地欢笑吧，快活地去阅读所有的文字，让身心舒畅，腰板轻松，要是看了我的书却把我贬得一钱不值，小心毒疮会要了你们的小命。”这话是我们的好老师拉伯雷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应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他是智慧与戏谑之集大成者。



## 美人安蓓丽娅

在前往康斯坦茨参加主教会议的随行人员当中<sup>①</sup>，波尔多大主教安插了一位年轻英俊的司祭，其言谈举止颇为优雅可爱，况且据说他还是省总督的私生子。当年图尔大主教走访波尔多时将这位年轻司祭送给他的同仁，因为他知道同仁干那事的欲望十分强烈，况且大主教们常常以仆人充作礼物相互馈赠。因此，这位年轻司祭也来参加主教会议，并被安排住在波尔多大主教的寓所里，主教大人可是一位品德端正、学问渊博的人物。

司祭名叫菲利普·德·马拉，他决心要好好地表现，把这位将来能提拔自己的人服侍得舒舒服服的。然而在这次神秘的会议上，他却看到许多人都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他们大把大把地捞钱，却能得到更多的宽容，比知礼守法的人赚得更多的好处。一天夜里，魔鬼要考验他的德行，在他耳边悄声煽动，要他到圣篮里去拿吃

---

<sup>①</sup> 第十六次大公会议于1414—1418年在康斯坦茨举行，史称康斯坦茨会议。随着这次会议的召开，教会大分裂的局面也宣告结束，马丁五世被推选为新教皇。

的，我们每个人都到教会母亲的怀里去攫取财物，而教会并未因此而衰落下去，这个奇迹足以证明天主就在我们身边。司祭对魔鬼的话还是言听计从的，他决意在宴席上大吃大喝，要是碰上德国烤肉及其他美味佳肴，他会像饿狼似的扑过去，只要不花钱白吃，就拼命吃，因为他从未享受过这么多美食佳酿。他一直以老主教为楷模，立志清心寡欲，其实老主教已是年迈体衰，不再沾花惹草，因此被人视为圣人，但年轻司祭却常常欲火中烧，难以把持，还要忍受痛苦的煎熬，尤其是在这个可怜的世界里看到这么多漂亮的妖艳女子。这些住在康斯坦茨的女人们，则不遗余力地为参加主教会议的神父们提神醒脑。她们不时粗暴地呵斥红衣主教、修道院长、罗马教会法院办案员、教皇特使、主教、王爷、公爵及边疆省份的总督，就像打发身无分文的穷修士，年轻的司祭不知道该怎么去和这些绝色美人套近乎，内心感到十分懊丧。到了晚上，在咏诵过晚经之后，他一边学习风月场里的调情手法，一边照猫画虎地练习如何同女人搭讪，内心里一直琢磨着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自己又该如何应付。第二天，在去康普利斯的路上，他碰上一位神采奕奕的妖艳女子，她正悠闲地躺在轿子上，身边簇拥着一大帮趾高气扬、手拿武器的随从，但看到这让他朝思暮想的美丽容貌，他还是惊得目瞪口呆，就像捉住苍蝇的狗。

大主教的秘书是佩里格人，出身贵族，他坦率地告诉司祭，所有的神甫，不管是修道院长，还是罗马教会法院办案员，都是靠送礼才博得那些柔媚高贵女子的欢心，这些女子是主教会议大人物的尤物，要想去接近她们，可不能仅凭圣物或温和的柔情，得靠货真价实的珠宝和黄金。然而，可怜的都兰司祭是个头脑简单、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只是靠给主教大人抄抄写写，才得到几个赏钱，却又舍不得花，于是便把钱藏在草褥子底下，希望有朝一日攒够了钱，能和受宠于某位红衣主教的心肝宝贝见上一面，至于说其他事情，那就全凭天主去安排吧。他从头到脚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要是山羊戴上睡帽看上去像小姑娘的话，他现在这身打扮倒像是一位绅士，但强烈的欲望充盈着他的身体。晚上，他毫无顾忌地来到康斯坦茨的大街上闲逛，哪怕身上被士兵们用长矛扎几个窟窿也无所畏惧，却只能眼巴巴地瞧着那些红衣主教们走进各自相好的家中。

红衣主教进去之后，屋子里马上点起蜡烛，门窗突然间发出耀眼的亮光。接着，平时故作温文尔雅的教士及其他人都开始嬉笑打趣，开怀畅饮，尽享天下美食，心怀爱慕之意，唱起秘密颂歌，轻声地附和着让他们感到陶醉的音乐曲调。而厨房里则是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假如油花花、香喷喷的蔬菜炖肉宛如日经课，那么可口的火腿、美味的浓汤、香甜的点心就像是早晚诵经课。酒足饭饱之后，这些德高望重的神甫们就都默不作声了。他们的随从在外面的台阶上玩掷骰子游戏，倔强的骡子在街上相互踢踹。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况且，到处都能看到宗教以及信仰的影响。看看那个名叫胡斯的家伙是怎么被烧死的吧！为什么要把他烧死呢？因为他没有祈祷就把手伸到盘子里了，谁叫他先于别人当上胡格诺派教徒呢？

书归正传，还是说说这个可爱的菲利普吧，他常常遭受暴打，受别人欺负，但魔鬼始终支撑着他，要他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会当上红衣主教，成为某位女人家的座上宾。这种欲望让他变得胆大妄为，就像秋天发情的雄鹿，一天晚上，他竟然溜进康斯坦茨城最豪华的宅邸里，宅邸前有一尊上马石，他常见侍从、管家、仆人及随从手持火把在宅邸门口等着他们的主人，主人都是身份显赫的人物，不是公爵就是王子，再不就是红衣主教或大主教。

“这家女主人一定美似天仙，而且典雅尊贵！”菲利普内心琢磨着。

门口守卫的士兵误以为他是刚走出去的巴伐利亚选帝侯的随从，回来转达选帝侯的口谕，未加阻拦，就把他放了进去。菲利普·德·马拉就像发情的猎兔狗，敏捷地跨上台阶，阵阵幽香从附近的房间里飘过来，他顺着香气走过去，宅邸的女主人正在一边卸妆，一边和侍女们闲聊。看到这幅场景，他惊得目瞪口呆，就像小偷迎面碰到治安警察。女主人已经脱掉外衣，摘去风帽，侍女和仆人正忙着给她宽衣脱鞋，她很快就露出洁白的玉体，司祭兴奋得不禁发出“啊”的一声，这感叹声透出丝丝爱意。

“小家伙，您来做什么？”夫人对他说。

“把我这条命交给您。”他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盯着女主人。

“那您明天再来也不迟。”女主人用强硬的语气，拿他寻开心。

闻听此言，菲利普羞得满脸通红，但还是优雅地答复道：

“我肯定会再来。”

女主人疯了似的，放声大笑起来。而菲利普则愣在那里，依然惊得目瞪口呆，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用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看着女主人，只见她长长的秀发散落在宛如象牙般洁白的肩头，平滑的玉体透过层层发卷显露出美妙的肌肤，那肌肤洁白如玉，光彩照人。她雪白的额前戴着一条红宝石装饰，但若同那双笑出眼泪的黑眼睛相比，红宝石也变得黯然失色了。她笑得直不起腰来，索性踢掉脚下那双镀金尖头鞋，露出一双光脚，这双纤脚比天鹅的喙还要小。那天晚上，她的心情真是好极了，要不然的话，她早就让人把这个秃头司祭从窗户扔出去了，就像对待第一个向他献媚的主教那样。

“夫人，他的眼睛真漂亮！”一个女仆说道。

“他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另一个女仆问道。

“可怜的孩子！”夫人感叹道，“他母亲也许正找他呢，得把他引上正道。”

都兰司祭依然十分镇静，朝房间里那张铺着金色锦缎的大床看了一眼，露出惬意的样子，这位风流女人那柔美的玉体过一会儿就要躺在这张床上。这个既有激情又含情脉脉的一瞥激起了女主人的兴致，她带着一丝笑意，带着喜欢这个小家伙的爱意，对他重复道：“明天吧！”接着便挥手让他退下，就是教皇约翰本人也得乖乖地服从这个手势，况且主教会议刚刚褫夺了他的皇位，弄得他像一只被剥掉外壳的蜗牛。

“啊！夫人，这又是一个许过贞洁愿，却欲火中烧的家伙。”一个女仆这样说道。

狂笑声又如雹子般落了下来。菲利普转身离开这里，像一只被蒙住眼睛的乌鸦，跌跌撞撞地走出去，看见这么一个美人，他魂不守舍，这美人比刚出水的美人鱼还水灵……他把宅邸大门椽上雕刻的兽型图案记在心里，便返回大主教的寓所，内心里仿佛钻进千百个魔鬼，把他的五脏六腑搅得天翻地覆。他爬进阁楼里的小房间，整宿都在清点自己攒的那点积蓄，但只找到四枚金币，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可他还是以为要是倾其所有，都献给那个美人，说不定